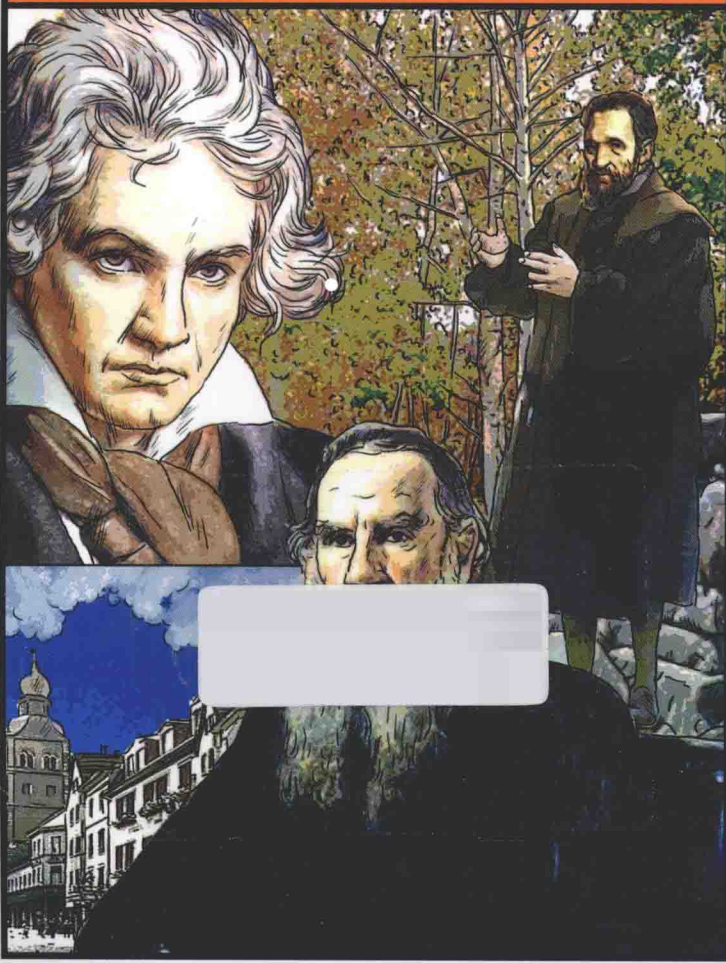


少年版

传世经典
必读文库

名人传

MINGREN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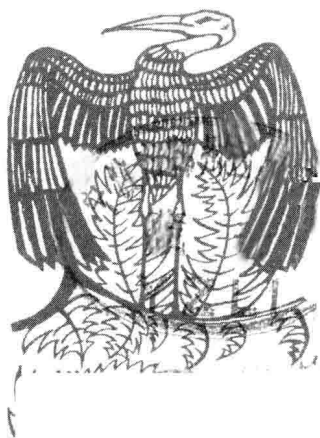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名人传

MINGRENZHUAN



原著 [法]罗曼·罗兰
改写 华明玥 林铭子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 (Rolland, R.) 原著 ;
华明玥, 林铭子改写. — 南京 :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5

(传世经典必读文库)

ISBN 978-7-5346-5161-8

I. ①名… II. ①罗… ②华… ③林… III. ①贝多芬,
L. V. (1770~1827) — 传记②米开朗基罗,
B. (1475~1564) — 传记③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 — 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7689号

书 名 少年版传世经典必读文库——名人传

责任编辑 陈文瑛

插 图 阮 健

装帧设计 王 莺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5161-8

定 价 14.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前 言

《名人传》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三部最著名的人物传说的总集，由写于1903年的《贝多芬》传、1906年的《米开朗琪罗传》和1911年的《托尔斯泰传》组成，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没有对这三位在文学艺术界拥有“泰斗”身份的传记主人翁做任何仰视性的叙述，也没有像大多数传记作家一样按部就班地追溯名人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地把握住这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相通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孤独、误解和苦难的心路历程，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承受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命运交响诗。

“他的整个一生都像是一个雷雨天。”这是与贝多芬心灵投契的罗曼·罗兰，为他最钟爱的贝多芬所下的一个定论，这句话也同样可以用来形容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的一生。《名人传》非常好地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的人，不仅要有超凡才华，更要有坚韧不拔、“扼住命运咽喉”的意志，贝多芬用“苦痛换来欢乐”的精神，米开朗琪罗



“人，生来是为了奋斗”的自我砥砺和预言，托尔斯泰“人皆是我的兄弟，马车夫也是，农奴也是”的博大襟怀，三位名人既脆弱又坚强的人生旅程，他们不为当时的人们所充分理解的思想境界，他们内心深处涌动的矛盾与痛楚……罗曼·罗兰以他激情澎湃的语言、爽快质朴的文笔，刻画了在时代风浪中，为追求正义与光明而勇往直前的大艺术家的形象，他本人，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心灵的潮汐，与笔下的人物息息相关，同进同退，终于构成了笔下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使本书成为少年读者直面命运挑战的必读书。



目 录

贝多芬传	1
米开朗琪罗传	37
托尔斯泰传	149

附录:

《名人传》导读	241
---------------	-----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王座，也永不欺妄真理。”

——贝多芬(1792年)



他的身材矮小结实，生就运动员式的强健骨骼，额角隆起，前额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地浓密，好像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虬曲的发绺就像一堆堆乱蛇，以至于奥地利钢琴家邱尼小时候见到他，以为他是荒岛归来的鲁宾逊。他的眼神中，燃烧着奇异的激情，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望，仿佛在求索他苦苦思索的真理；他的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这使他的样貌有了狮子般的威严。他是谁？他是上帝派往人间的音乐天才，他是被痛苦与欢乐纠缠了一生的贝多芬。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1770 年 12 月 16 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市的一座破屋的阁楼上，他的祖籍是弗朗德勒，父亲是一个整日沉缅于饮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用人，外祖父是厨师，母亲初婚时嫁给一名男用人，第一任丈夫死后才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从未像莫扎特年幼时那样，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对贝多芬而言就是一场辛苦而凄惨的斗争。他的父亲很早就发现了贝多芬的音乐天赋，想利用长子的天份换得一家温饱，于是把他炫耀成一个神童。四岁时，可怜的贝多芬就被父亲强按在羽管键琴前，迫使他一天弹几个小时的琴，或者，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不准出来。琴声一停住，迎接小贝多芬的定是父亲的斥骂和拳头。这样的学习音乐的压力让贝多芬透不过气来，差一点让他永远地厌恶这艺术。

年少时，贝多芬就得为全家人明天的面包在哪儿操心。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 年，贝多芬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他的母亲一次次把他



从父亲的戒尺和拳头下救出来，给了他最多的荫庇和关爱。母亲死于肺结核，当时这病的传染性很强，又没有特效药，一度，贝多芬怀疑自己也染上了这顽症，常觉身体不适；丧母之痛与身体上的痛楚加深了贝多芬的忧郁，使他看上去更为心事重重。十七岁时，贝多芬被迫担当起一家之主的重任，负责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因为此时他的父亲已经酗酒成性，常常在演出中出丑露怯，贝多芬羞愧地央求父亲退休，为了怕父亲一拿到钱就去换酒喝，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老贝多芬乱花。对父亲丧失尊严的怜悯，与对其醉醺醺的丑态的不屑，撕扯着贝多芬的心，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永恒的印痕。

贝多芬在波恩的一户人家找到了精神上的依傍，那是他终身珍视的与布勒宁一家的友谊。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引领她走向诗歌的世界，她是他忠诚的青少年时代的伙伴，两人称得上青梅竹马。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终生的好友之一。多少年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不离不弃的、恬静的友谊，贝多芬有什么困苦都会对韦格勒医生夫妇诉说，他们之间频繁通信，一直到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友情更为纯朴感人，当然，这是后话了。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始终留有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大都市维也纳以及其无聊的近郊，在贝多芬心目中，更比衬出了莱茵河畔的故乡的恬淡温馨。被贝多芬称作“我们的父亲”的庄严的莱茵河，的确，它是那么地生动，仿佛带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灵魂，无

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中日夜奔腾。在贝多芬心目中,没有什么别的地方比波恩更美丽、更雄壮以及更温柔的了。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深广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开遍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早的二十年;在这里,他形成了他的少年白日梦——那一片片草原好像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水雾笼罩着的白杨、灌木、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根浸没在看似平静的水流中。高坡上的村庄、教堂乃至墓园,都似睁开好奇的眼睛在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七峰山在天空中勾勒出庄严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依旧矗立着,显现出沧桑而又古怪的轮廓。对于这片土地的爱,他从未淡忘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在梦想着与它重逢,叶落归根,可惜,未能如愿。贝多芬的博大而悲剧般的一生,在与其故乡的睽违中,显出了它苍凉的本质,他在给友人韦格勒的信中说道:“我的祖国,我出生的地方,在我眼里,它始终是那么美,那么明亮,与我离开它时一模一样。”

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点燃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一时之间成为新思想的主阵地之一。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在这里注册入学,聆听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讲授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教授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盎然的诗,点燃了学生们如痴如狂的热情。第二年,施奈德教授刊印了一本歌颂大革命的诗集,贝多芬和布勒宁的一家都提前预订了这本诗集。

1792年11月,由于战争迫近,贝多芬离开了波恩,迁往更安全、音乐氛围更浓的维也纳定居。迁徙途中,他遇到了向法国挺进准备镇压革命的里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又一次得到了激发,1796年到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贝多芬站到法国大革命的对立面上去了吗?当然不能,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显然已经征服了世界,当然也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关系十分紧张,但贝多芬仍和使馆中的法国人过从甚密,他与刚到维也纳的贝多纳多特将军也交往甚多,受将军的影响,贝多芬从一个帝国拥戴者变成一名共和主义者,他开始拥护共和,而且这种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画家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肖像,惟妙惟肖地传递出他当时的精神面貌。那是一张严峻的脸,洋溢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身姿笔挺,又高又硬的领子让他的表情愈发紧张,目光中有一股天才人物特有的睥睨不屑之气。是的,在此时,年轻的贝多芬对自身天才的价值已经有所预见。

179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勇敢不屈!虽然身体不行,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我已经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表现出他完整的价值来。”与他接触的贵族夫人们说,这“来自波恩的乡下人”举止粗鲁,性格阴郁,说话时发音古怪,自负而又傲慢,但唯有几个密友了解贝多芬隐藏在这种傲慢形象之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譬如说,我看到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无钱立刻接济他的话,我就立刻坐到书桌前,开始谱曲,不多一会儿功夫,我就有钱帮他摆脱困境了……你瞧,这事儿多美。”随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当使穷人得益。”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痛苦已经在叩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贝多芬 1796 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 1799 年变成了严重的中耳炎，而且因为治疗不善，转变为慢性中耳炎。贝多芬耳聋的程度逐年严重，耳朵日夜作响；他的内脏也受到病痛的折磨，听觉也日益衰退，特别是高音部分的听觉丧失得更快。在好几年间，他瞒着所有的人，独自承受这种听力渐失的悲伤，连他的密友他也不曾吐露分毫。他像一头受伤的兽，总躲着别人，生怕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一折磨人的秘密长达五年，但到了 1801 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向他最信赖的阿曼达牧师和韦格勒医生诉说，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地诉说：

“我亲爱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是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感觉到了许多病兆，但我一直瞒着他人，希望这是错觉，也希望它能好转；但这以后，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了……我还能治得好吗？我当然抱有这样的幻想，但显然希望渺茫。这一类的病看来无药可救。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过活！虽然我曾发誓要战胜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正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躲避着一切交往，因为我没法与人流畅地交谈：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打击还不至于这么大，但在我所从事的行当里，这是致命的打击！我的对头们听说此事会怎样地幸灾乐祸……在戏院里，我得坐在非常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听清演员的台词；我将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部

分,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而若人家为了我能听清楚而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教会我们要隐忍命运的摆布,我却愿与我的命运搏斗一番,看谁能赢……不服输的念头有时给我以信念,但有时候悲观之念也一阵阵袭来,让我感到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 隐忍! 多么悲惨的选择啊,但这却有可能是我剩下的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贝多芬当时的一部分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里的广板部分(1798年),都带有在命运的漩涡中搏击的悲壮。但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着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都反映出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毫无疑问,要让心灵习惯于愁苦也得相当长的时间,它是那样地向往欢乐,当现实中找不到欢乐时,它就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当它们不复存在时,它们往昔的光芒还在悠久地照耀。孤独一人在维也纳忍受命运的摧折的贝多芬,每每从忆念故乡中获得温暖。他当时的作品中弥漫着对故园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民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那是年轻人笑迎梦境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饱含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里,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残疾给贝多芬带来的伤感,但这种伤感是一闪而过的。在谐谑曲里,我们又能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隐约闪现的天



才目光。就像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儿的眼睛,既是天才的眼神,又包含了悲剧的预兆。

除了肉体上的痛苦以外,青年贝多芬在爱情上的挫折给他增添了又一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如此既有激情又如此单纯的人,贝多芬的爱情是如此天真无邪,与欲念无关。人们现在每每将情爱与欲念混为一谈,那只能说明他们粗鄙无知。看看贝多芬就知道,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贝多芬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后者把爱情描述成一种华美的游戏。贝多芬的挚友辛德勒非常肯定地说:“他带着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负于任何一个女子。”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就要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贝多芬不断地痴心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心灵的煎熬。就在这种幸福与失意交替出现的过程中,滋生了贝多芬最丰沛的作曲灵感;他的高傲不屈的灵魂一直在受到考验,直到晚年,他的激昂的个性,才在凄惻的隐忍中归于平静。

1801年时,他的激情全部给予了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为她,他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月光奏鸣曲》(1802年)。他在给友人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最近,我的生活甜美起来,也乐于与人接触了……这些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造成的,我爱她,她也爱我。这是我两年来首次被幸运之神眷顾到。”然而,他却为这场恋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格外地自卑于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力拿出足够多的钱来娶她;其次,接触久了,才发现朱丽埃塔既风骚又自私,既稚气又世故,她让贝多芬很痛苦,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



格伯爵。这也罢了，更让贝多芬伤心的是，十多年后，朱丽埃塔还利用贝多芬的一腔痴情，要他用他的名望去帮助她的丈夫飞黄腾达。贝多芬立刻就答应了。1821年，贝多芬对友人解释他当时的痛苦和无奈：“她伤害了我，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她，借帮她丈夫的机会体会她的无情无义，这样我才能忘了她。”

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尤其是对贝多芬这样，已被疾病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人而言，它等于是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被朱丽埃塔抛弃造成的打击，差一点让贝多芬一蹶不振。他是如此绝望，以至于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信上写着：“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等于是他感觉熬不过去时留下的一份遗嘱，其中饱含了对不公命运的撕心裂肺的呐喊，直到今天，听到这呐喊的人仍禁不住悲从中来。

他几乎绝望得要自杀，只是他那不屈不挠的个性阻止了他。虽然，他曾发出这样的悲鸣：“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那么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我的上帝，我能再听见它啊？永远也听不到？——不，这太残忍了！”然而，之后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它才刚刚开始……噢，如果我得以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日夜作曲，一点儿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我觉得将时间浪掷在休息上是可耻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要是能把人生反反复活上千百次，那是多么美妙啊！”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冲突，都反应在1802年的伟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